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 百年历程

The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for Centuries

沈艳蕾 张 艳 贺业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 百年历程

The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for Centuries

沈艳蕾 张 艳 贺业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 沈艳蕾，张艳，贺业明 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4154-0

I. ①英… II. ①沈… ②张… ③贺… III. ①英语—语言学史—中国 IV. ①H3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561 号

责任编辑：王燊娉 胡花蕾

封面设计：赵晋锋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牛艳敏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30mm 印 张：13.5 字 数：20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069957-01

作者简介

沈艳蕾，1978年出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英语翻译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参与编写《当代英语应用文写作》；在《教育探索》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英语研究和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

张艳，1984年出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近年参与编写《第二语言习得：学习者与社会文化》；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贺业明，1978年出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科长，广西师范大学英语口译在读硕士。近年在《作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目前主要从事英语口译、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工作。

前言

很早就想写一本关于英语在中国传播历程的书，却总是碌碌红尘，无暇落笔，今如愿提笔写来，胸中感慨自是欣慰。

我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用现在的时髦词汇表达就是“70后”。经历90年代“独木桥”式高考，在英语专业学习4年，后留校任教，讲授英语。可以说，自90年代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和英语亲密接触，从未分开。记得在大学学习英语时，英国伦敦音是我们那个年代推崇备至的英文发音，每天的业余时间都守在录音机旁模仿，而现如今对学生的要求是“清晰流畅”；当时记忆深刻的一个单词是中国的特色传统美食“饺子”，英文是Dumpling，而现如今却更倾向于Jiaozi，全部以中国拼音译出，保持中国发音；当时我们奉为笑谈的“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不知陪伴我们这一代英语学生度过多少个欢乐的时光，现如今竟成了老外们追捧的语言。这种种变化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英语在中国的变化，它变得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不再距离我们那么遥远。

从16世纪的“澳门葡语”到18世纪脱胎换骨而成的“广州英语”，再到19世纪风行上海十里洋场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历时300多年。它们对当时中国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19世纪美国在华外交官何天爵在其著作《真正的中国佬》中提到：“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的巨额贸易有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澳门葡语”“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尽管语音牵强，基本没有语法可循，一直受到排斥和否定，但它们依然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向前发展，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

“70后”的我经历了“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阶段。在“中国式英语”阶段，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人数激增，英语发音日趋标准，语句也大部分遵循英语语法。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倍增，中国人民不再满足于英语中那些蹩脚的汉语特色词汇，希望用英语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这时的“中国英语”应运而生，满足了人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愿望，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着。这悠悠数百年的时光，英语陪着我们一路走来，是该写一本书以作纪念了。

英语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这从讲英语的人数上可以反映出来。著名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奥托·叶斯柏森)曾预计讲英语的人数到1500年为400万，1600年为600万，1700年为850万，1800年为2000万到4000万，1900年为11 600万到12 300万。而从1900年到20世纪末的100年间，讲英语的人数快速增长了近10倍，大约有7亿到10亿。英语如此大范围快速地传播引起了世界语言学者的逐步关注。世界英语概念的提出及理论框架的构建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对其具体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却晚至1978年。随后，1987年和1992年又相继出现了两个世界英语机构，即世界英语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World Englishes)和国际世界英语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ld Englishes)。

《英语世界》(*World English*)、《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和《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杂志也相继出版。至此，“世界英语”一词正式诞生。

根据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英语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变化，被语言学家称为英语本土化(Nativization)。1980年，英国语言学家Peter Strevens(彼得·斯特雷文斯)最先提出了他的关于世界英语的树形图，即认为英语来源于不列颠岛，然后蔓延于全球。斯特雷文斯的说法虽然正确，但却未能描绘出英语在全球发展的状况。1985年，美国语言学教授Kachru(卡其鲁)提出了他的所谓“三大同轴圈”的模型，把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划分为内圈、外圈和延伸圈。按照这种“三大同轴圈”的划分，在内圈中的国家有英国和美国，在外圈中的国家有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延伸圈国家的人口最多，有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根据这种模型，英语每到一处，必

然经历某些语言上的变化,从而以一种新的变体形式扎根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英语已不只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其他民族文化的载体。

在英语全球化趋势下,英语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也必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经历本土化演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英的接触从第一个英国人John Weddell(约翰·威德尔)1639年来中国算起,已接近4个世纪,英国传教士Robert Morrison(罗伯特·马礼逊)1807年来中国传授英语,至今也有2个多世纪。英语在中国也分别经历了16世纪的澳门葡语、18世纪的广州英语、19世纪中叶的上海洋泾浜英语、20世纪的中国式英语和世纪之交的中国英语5个发展阶段。

根据英语在中国发展的5个阶段,本书分为9个章节。

第1章为英语的传播。英语从西日耳曼语支的小方言,发展成为遍布世界的全球通用语言,经历了不断的扩张和蔓延。

第2章是英语全球化概述。英语的全球扩张和传播引起世界语言学家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理论出发论证世界对共同语言的需要以及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原因和特点。

第3章是英语本土化概述。英语的全球化引起了英语的本土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世界英语理论和认同协商理论都为英语的本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4章和第5章介绍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和21世纪的中国英语。英语在中国也必定会经历语言的本土化。从1557年葡萄牙人潜入澳门建小货栈,以租借为名,用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澳门开始,到中国人民主动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并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国英语,英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对推动当时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6~8章分别介绍中国文化失语症、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式英语的态度和中国的英语教育变迁。中国文化失语症为中国英语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一些曾经的中国式英语也在文化的包容性和国人用英语表达祖国文化的热切期望下华丽转身。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英语教育,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教育机构且

英语教育权重在不断增加。

第9章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百年历程的启示意义。英语在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英语教育乃至汉文化的核心载体——汉语的未来都具有启示意义。

本书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主要研究成果。作者均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沈艳蕾负责撰写前言、后记、第4章、第5章和第8章，共计10万余字，并负责全书统稿；张艳负责撰写第1章、第2章和第3章，共计5万余字；贺业明负责撰写第6章、第7章和第9章，共计5万余字。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诸位学者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使本书日臻完善。

沈艳蕾

2016年3月

目 录

第1章 英语的传播	1
第2章 英语全球化概述	9
2.1 英语全球化的理论依据	14
2.1.1 世界文化理论	14
2.1.2 世界体系理论	15
2.1.3 后殖民主义理论	16
2.1.4 文化主义理论	18
2.2 英语全球化定义	19
2.3 英语全球化的成因	21
2.3.1 英语自身的包容性和渗透性	21
2.3.2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22
2.3.3 互联网的普及	22
2.4 英语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23
2.4.1 语音层面	23
2.4.2 词法层面	24
2.4.3 句法层面	25
第3章 英语本土化概述	27
3.1 英语本土化的理论依据	30
3.1.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30

3.1.2	世界英语理论	31
3.1.3	认同协商理论	34
3.2	英语本土化的成因	36
3.2.1	语言接触	36
3.2.2	语言调和	36
3.2.3	语言的使用	37
3.3	英语本土化的表现	38
3.4	英语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41
第4章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百年历程	43
4.1	16世纪中期的澳门葡语	47
4.1.1	澳门葡语的产生背景	47
4.1.2	澳门葡语的语言特征	48
4.1.3	澳门葡语的影响和作用	49
4.2	18世纪的广州英语	51
4.2.1	广州英语的产生背景	51
4.2.2	广州英语的语言特征	53
4.2.3	广州英语的影响和作用	56
4.3	19世纪中叶的上海洋泾浜英语	57
4.3.1	洋泾浜探源	57
4.3.2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产生背景	58
4.3.3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征	60
4.3.4	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和作用	63
4.4	20世纪的中国式英语	65
4.4.1	中国式英语的产生背景	65
4.4.2	中国式英语的产生原因	66
4.4.3	中国式英语的定义	69
4.4.4	中国式英语的语言特征	70

4.4.5 中国式英语的影响和作用	73
第5章 21世纪的中国英语	75
5.1 中国英语的产生背景	77
5.2 中国英语的定义	78
5.3 中国英语存在的理论依据	80
5.3.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80
5.3.2 世界英语理论与中国英语	83
5.3.3 认同协商理论与中国英语	86
5.4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	93
5.4.1 中国英语的语音特征	93
5.4.2 中国英语的词汇特征	95
5.4.3 中国英语的句法特征	96
5.4.4 中国英语的语篇特征	97
5.5 中国英语的构成方式	100
5.5.1 音译词	100
5.5.2 音译+类词	101
5.5.3 音译+释义	102
5.5.4 译借词	104
5.5.5 译借+释义	105
5.5.6 意译词	107
5.6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关系	111
5.6.1 规范性不同	112
5.6.2 汉语言与汉文化的迁移作用不同	113
5.6.3 使用的范围不同	113
5.6.4 个体与整体的不同	114
5.7 中国英语的意义和影响	115
5.7.1 中国英语的跨文化价值	116

5.7.2	中国英语的形成意义	117
5.7.3	中国英语的文化战略意义	118
5.7.4	中国英语对英语语法的影响	119
5.7.5	中国英语对我国英语教育的影响	120
第6章	中国文化失语症	123
6.1	中国文化失语症的概念	126
6.2	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失语症	131
6.3	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反思	133
第7章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式英语的态度	137
7.1	“中式英语”受追捧,应学“老外”包容度	144
7.2	为“中式英语”说两句公道话	146
第8章	中国的英语教育变迁	149
8.1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英语教育	152
8.2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英语教育	154
8.3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	157
8.3.1	中学英语教育问题及改革	158
8.3.2	高校英语专业教育问题及改革	161
8.3.3	高校大学英语教育问题及改革	167
第9章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百年历程的启示意义	173
9.1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中国经济的有益启示	176
9.2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中国文化的有益启示	179
9.3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中国汉语的有益启示	181
9.4	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历程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有益启示	183
	参考文献	185
	后 记	199



第1章 英语的传播

公元5世纪刚从欧洲大陆中部迁移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部落、撒克逊部落和朱特部落不会想到，当时他们使用的一种属于西日耳曼语支的小方言，日后竟然成为全球通用语，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难以望其项背的。

英语属于世界上最大的语系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最初是一种“外来语言”，形成于公元6世纪。在诺曼人(Normans)1066年征服并统治英国的近400年里，法语成为官方语言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宫廷重要文件多用拉丁文和法文书写，英语则失去官方语言地位，并且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不用于学校教育。这一时期的英语是一种只在老百姓中流通的“通俗语”。直到13世纪初英国语言的阶级性仍然存在，上层人和宫廷依然使用法语，法律术语多半是法语，教育界、宗教界和官方文书等依然使用拉丁语。但在这一时期，法语和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英语中增添了许多法语和拉丁语的词汇。即使到公元16世纪，英语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使用的语言，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有500万至700万，且仅局限于不列颠诸岛。1489年之后，英国所有的议会记录和法令都只用英语书写了。1547年，英语取代拉丁语，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教会用语。英语逐渐完成了从“下等人”语言到英国通用语的进化。在英国的各个职能部门，包括宫廷、议会、法院、学校、宗教和文学界，英语都处在主导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迅速发展，英国国力逐渐增强。1550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9%，商业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5%，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世界工厂”的称号由此而生，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到了187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量更是超过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总和，成为全球和金融和贸易中心。英国开始大肆对外扩张，并很快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整个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英国的世纪，大英帝国的繁荣与富足已经使

其达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其殖民地竟比本土大130多倍，得到“日不落帝国”的称号。殖民入侵当然离不开文化的输出，而文化输出最强有力的工具是语言。英语作为英帝国的信息纽带，跟随着英帝国的扩张而在亚非美澳四大洲风行400年。可以说，全球性的大英帝国使英语得到了全球性的传播。到19世纪末期，英国已经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建立了先决条件，或创建了一门“日不落语言”。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英国的前殖民地纷纷脱离英国而独立。但是，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瓦解并未使其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减弱。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许多原殖民地国家，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已经确立。其主要原因是英国经过大量的资本积累后成了世界强国，许多原殖民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在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英国。

同时，美国等英语国家的诞生和崛起给英语的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实力大不如前。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和世界技术盟主。美国、英国倾力向世界推行英语，英语的势力急剧扩张，使得英语超过法语成为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的第一大语言。尤其是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发展和优势，使英语如虎添翼，几乎独霸了网络用语。作为英美国家的精神堡垒——英语，它获得国际语言地位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英语最终问鼎世界，成为当今国际通用语。

人类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便捷的交通和通讯把地球变成了“村庄”，英语就是“地球村”居民的“身份证”，是世界各国人民融入全球化浪潮，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证件”。在当今世界，无论对于一个个体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掌握和使用英语，就等于将自己与世界隔离起来，最终会被文明和进步所抛弃。

英语是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据英国著名学者David Crystal(大卫·克里斯托)(2001)统计，全世界现有5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人口4.5亿；67个国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人口3.5亿；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以英语为外语并且达到相当程度的人口达12~15亿；目前世界上超过1/3的人掌握了英语。他预测，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传播，10年以后，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数将超过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50年后，还会增加50%。目前的数字表明，以英语为外语的人数超过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人数的总和。英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门被世界所用的国际语言(International Language)。

英语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中最重要的语言。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每一任秘书长，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用英语进行各种演说，而且往往也是他的工作语言。许多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及地区机构都指定英语为唯一工作语言。1995—1996年全世界12 500个国际机构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机构语言的占1/3，其中前500家机构中，85%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家，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政治观点南辕北辙，各不相同，但坐下来讨论国家和国际问题时，英语都是他们的首选语言。英语已经泛化为一种代表多元文化的共同语言。一个人的母语不管是什么，想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就得讲英语。2015年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会议现场大背景幕布就是英文“Asian African Summit”。

英语是先进科学技术最主要的载体。由于美国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科技和教育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有一半的科技文献都是用英语编写的。其他国家专业领域的科技人员如果了解并借鉴美英等国的先进科技，就必须学习并精确地掌握英语。而他们如果想使自己的发明、创造得到世人的认可，首先也必须把自己相关的论文译成英语，以便供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审核。一项对1981年科学期刊的调查表明：85%的生物学论文、73%的医学论文、69%的数学和化学论文都是用英语撰写的。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英语的日益普及，这一比例已大幅增加。在计算机领域，用英语撰写的论文比例达到100%。以一向对语言问题比较敏感的语言学期刊为例，至1995年，《语言学